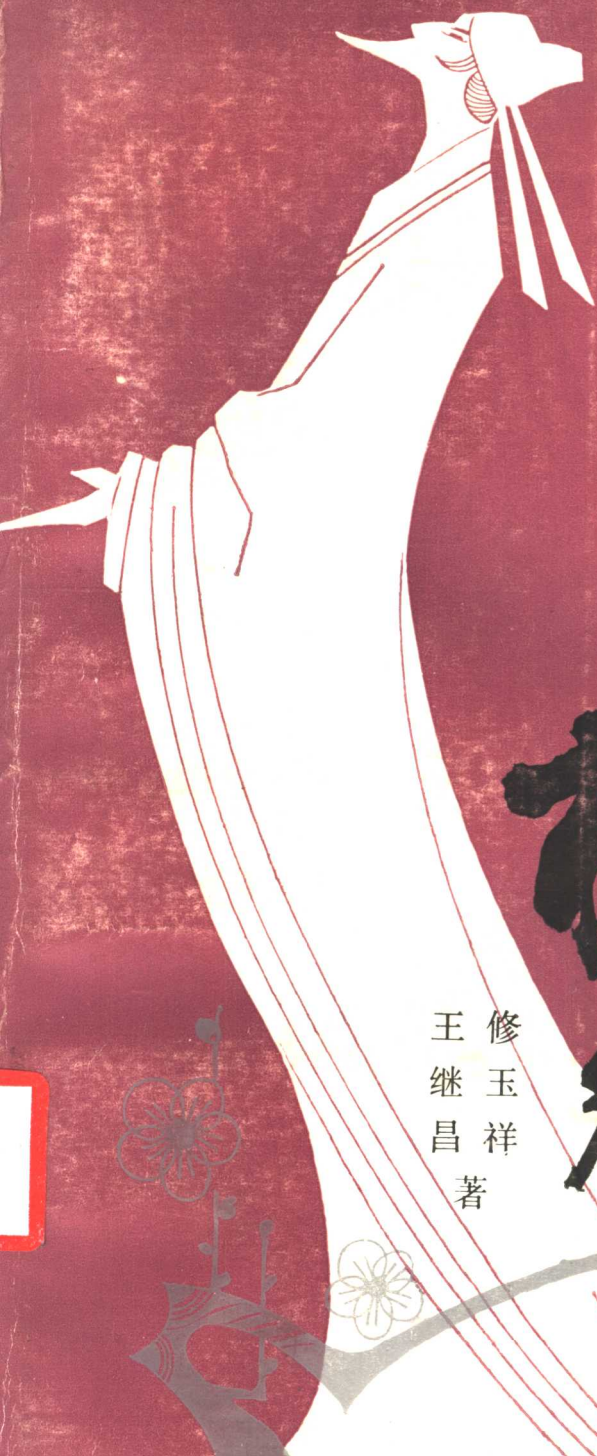




梅祭

王修
继玉
昌祥
著



修玉祥
王继昌 著

梅祭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梅 祭

修玉祥 王继昌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9印张 8插页 437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ISBN 7-224-01942-9/I·454

定价：10.30元

楔 子

淮河两岸的上空翻转着、拥挤着一块块浓重的黑云。四野昏暗，没有星点亮光。忽然，一阵龙卷风呼啸而来，飞沙走石，天旋地转，吹得人们抬不起头，睁不开眼，迈不动步。有些树木被连根拔起，倒伏在地；有的房子盖被掀走，不知吹到什么地方；还有的农家鸡鸭遭了殃，被卷上了天。过了一会儿，天空中忽忽悠悠飘来一束束、一捆捆稻草，散落在岸边、河面、船上，以及靠近南岸的一大片摇晃起伏却安然无损的梅林附近。虽然已是冬末春初的季节，可这朵朵在狂风中颤抖的梅花，在闪电的瞬亮间，远远望去，好似一团团燃烧的烈火。

旋风卷着雷鸣，雷鸣夹着闪电，闪电携着暴雨。远山、村庄、茅舍、近树……全都淹没在厚厚的雨幕之中。淮河的水面上白茫茫一片，只见浊浪滚滚，势不可挡；汹涌的波涛疯狂地撞击着堤岸，大块大块的土堤坍塌下来，发出令人惊恐的响声。

几条官船，一字排开，停靠在南岸。船篷早已卸了下来。船板上落了一层稻草。狂风激起惊涛，把高大的官船冲击得东摇西晃。翻动的浪花时而溅到船舱里。船夫们遇到这号鬼天气，心急火燎，可又无可奈何，躲在舱里默默长叹，耐心等待着一位官员的吩咐。

在主船的中舱里，直秘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陆宰，字元钩，号千岩，这时正双眉紧锁，清瘦的面容布满了忧愁。他虽然离不惑之年还差两岁，但样子却显得有点苍老。他不时地抬起头

来，透过船窗，望望天色：黑幕降临，瓢泼似的大雨还在不停地施逼着淫威。

陆宰实在坐不住了，在舱内来回走动，心中暗道：这次奉诏入朝，自楚州携家，经淮河去京都汴梁。眼下金兵南侵，势如破竹，先头骑射离淮水不远了。自己的夫人已有身孕九月，行走艰难，临产即在近日。诏令已下，中途耽搁多日，倘若圣上怪罪下来，乌纱帽也要难保……而又偏偏遇上这场暴风骤雨，真是倒霉得很，鬼天气，何时放晴呢？……

正在此刻，一名侍女随着摇摇晃晃的船身，吃力地从前舱走到中舱说：

“老爷，夫人快要临产了。”

“啊——这——”陆宰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停了片刻，摆了摆手道：“好生伺候！”

“是，老爷。”侍女急忙返身回前舱去了。

陆宰一会儿听听船外的雨声，一会儿又回过头来看看前舱的帘帘。唉！这孩子生出的真不是时候，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暴雨狂风之中，到哪儿去寻郎中？万一夫人难产又如何是好呢？所幸家有祖传良方，而且自己也懂点医道；再者夫人并非初产，只要当心些就会平安无事的。想到这里，他那忐忑不安的心似乎略微平静了一些。然后，走出舱外，见船舷上落有几捆稻草，他急忙打开绕子，将里面的乾草抱了一抱，送至前舱，给夫人铺在褥子底下，又向侍女交代了几句，便回中舱去了。

陆宰坐卧不宁，野马般的思绪又迅即转到自己的家世和前途上来。此次奉调入京，祸福难卜，吉凶未测。回想起父亲陆佃的一生，更是感慨万端。陆佃，字农师，号陶山，少时从王安石学经，曾任礼部侍郎、尚书右丞。精通经学，著书多达二百四十

卷，所写的一部《诗讲义》，盛传一时。因为儿子陆宰曾是王安石的学生，他曾被攻击为“新党”；可是，后来蔡京当道，又有人诬陷他是“旧党”，最终被排挤出京，病死在亳州任所。到底父亲是“旧党”还是“新党”，做儿子的至今也弄不清楚，个人的前途更是茫然了。

正当陆宰陷入沉思之际，无情的风雨停止了咆哮。淮河的浪涛仿佛已精疲力尽似的，渐渐平息下来。船儿稳稳当当地停靠在岸边。夜色深沉，四野又恢复了寂静。此刻，从舱内传来了夫人低一阵、高一阵的痛苦呻吟声，这声音虽然在竭力控制，仍然抓挠着人们的心肝。陆宰想进去看看夫人，可是一想到有侍女护理，如有不测，一定会来禀报，因而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陆宰几乎一夜未眠，刚刚闭上充满血丝的眼睛，忽听前舱传出了一阵“哇——哇——”的婴儿啼哭声。他睁大眼睛，马上意识到一个不懂事的小生命降临到人间。

侍女满脸倦容，却微笑着跑过中舱，向陆宰报喜：“老爷大喜，夫人又生了一位小官人。”说完又返回前舱侍候产妇去了。

陆宰兴冲冲地站起身，透过船窗向外张望一下，只见圆圆的太阳从山顶上冉冉升起，朝霞似火，映照着河面，那水变得通红通红。他急忙走出中舱，掀开布帘，进了前舱，俯身小声问道：

“夫人，你和孩子可好？”

夫人疲倦地睁开眼睛，安详地说：“好，都好，让你牵挂了。快看看小官人的模样吧。”

陆宰仔细看了看刚刚诞生的儿子：那眼睛，那鼻子，那额头，都很象自己！唯独嘴角跟夫人有点相象。

夫人见丈夫这样喜爱孩子，心中感到十分欣慰，忙开口笑

道：

“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吧。”

陆宰思索了半天，起了几个名字，都不中意。突然忆起前天晚上夫人曾说梦到了秦观，这是一位比自己高一辈的诗人，诗词俱佳，不知妇道人家为何会梦到他？也许这是天意，预示自己的儿子将来在诗文上也会有所造就。那位秦观，字少游，而自己的孩子又生在淮水之上，起个“游”字，恰好又和长子陆淞、仲子陆濬同带“水”旁，于是拿定了主意：“夫人，我看就叫陆游，字务观吧！你看如何？”

“好，但愿他将来能出息成人。”

是啊，陆宰作为父亲何尝不望子成龙，希冀自己的儿子为国担忧、为民除害呢！他顺着船窗，又望见了那一片火红的梅林，矮者二尺来高，小枝分歧，纵横而出，花吐胭脂，香欺兰蕙；高者丈余，虽经风雨摧残，有些浓妆零乱，但依然繁花满枝，仿佛毫不以寒冷为意。他又多么期待自己的后代能如腊梅一样，不畏严寒，傲霜斗雪，正直清白，气节高坚！可是，谁能料到他将来的命运如何？会不会遇到坎坷和挫折？在这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他又会怎样度过一生呢？……

目 录

楔 子

第 一 章	西湖边阔论兴亡.....(1)
	酒楼里大动干戈
第 二 章	秦坝穷追索宝马.....(20)
	陆游智逃避风雨
第 三 章	姑表兄妹喜相会.....(34)
	元宵佳节观花灯
第 四 章	初访鲁墟探故友.....(50)
	急归山阴拜恩师
第 五 章	花烛夜柔情蜜意.....(65)
	风雪天寻芳探梅
第 六 章	有情鸳鸯遭拆散.....(85)
	无意鹏鹏硬捏合
第 七 章	漕河话别送亲人.....(100)
	临安考试中榜首
第 八 章	灵芝寺里遇旧知.....(114)
	秦相府内除英才
第 九 章	唐琬哀顾桥下影.....(129)
	陆游狂草钗头凤
第 十 章	吐衷曲慨叹身世.....(144)
	抒雄心精读兵书
第十一章	老禅师指度迷津.....(158)
	心上人命丧黄泉

第十二章	秦长腿暴死京都	(173)
	陆主簿初仕宁德	
第十三章	临安城大兴土木	(187)
	勅令所密谈国事	
第十四章	彪悍金使报丧音	(199)
	芝麻小官闯相府	
第十五章	钱塘门外旌旗展	(214)
	扬子江畔杀声高	
第十六章	弟子丢掉乌纱帽	(227)
	恩师开导郁闷肠	
第十七章	孝宗言战图张作	(242)
	陆游献计表忠心	
第十八章	张浚率兵揭战幕	(257)
	金主出师临江边	
第十九章	闻兵变赵脊心冷	(273)
	陈利害张浚代言	
第二十章	丹心耿耿遭嫉恨	(288)
	玉箫袅袅诉情怀	
第二十一章	丞相离任辞尘世	(303)
	务观罢官归故乡	
第二十二章	赴任所孤帆万里	(322)
	寻出路鸿书一封	
第二十三章	皓月寒蝉闷夔州	(342)
	秋风铁马战散关	
第二十四章	深山刺虎豪气壮	(364)
	边城击鼓角声哀	

第二十五章	孤烟携剑离南郑 细雨骑驴入剑门	(380)
第二十六章	青城峰上寻道士 横溪阁里会渔翁	(398)
第二十七章	任幕僚老友相聚 愤世俗自号放翁	(418)
第二十八章	焚香祈雨成灾害 开仓赈粮埋祸根	(439)
第二十九章	身为野老作书巢 路有流民动怜心	(458)
第三十章	龙颜数语决命运 小楼一夜听春雨	(477)
第三十一章	救民女开方送药 叹自家丧妻失助	(496)
第三十二章	寿皇驾崩失主持 群臣惶恐显侂冑	(515)
第三十三章	作悼文哭祭亡友 识大局挥毫南园	(532)
第三十四章	神交相逢镜湖畔 知音泪别石桥头	(548)
第三十五章	辛弃疾抱憾归天 韩侂冑暗遭杀害	(568)
第三十六章	日春漫游忆往事 冬雪纷飞传噩耗	(587)
后 记		(599)

第一章 西湖边阔论兴亡 酒楼里大动干戈

南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34年）的初秋。临安西子湖畔，明净清澈、一望无际的湖水漾起了粼粼细波。湖面上画舫竞渡，岸边游人如织，远处层林参差，近处枫叶透红。一阵阵芬芳馥郁的桂花馥香，悄然向人们迎面扑来。苏堤上的株株垂柳随风摇曳，不时飘落下几片枯叶，被碧波荡走。画舫、小舟游来荡去，使湖面出现了一层层涟漪。秋蝉躲藏在树枝上梢，不时唱出单调而又凄婉的哀曲。玉带般的白堤上时有行人指指点点，断桥下的几片败叶枯荷微微抖动，看起来别有一番风韵。耸立在宝石山上的七级保叔塔，犹如西施云髻上的一支玉簪，和雷峰塔遥遥相对，交相辉映。雷峰塔伧俗龙钟，恰似老僧入定，而保叔塔苗条婀娜，犹如婷婷玉立的美女。塔檐下的铜铃在微风的吹拂下，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

这时，有四个年轻的举子，沿着湖堤缓缓而行。当他们走到断桥上时，止住了脚步，站在石栏旁，欣赏着湖上来往的游船画舫。石栏下水光潋滟，桥影浸浸。一只饰有雕梁画栋的游船驶近断桥，船窗中隐隐约约飘出歌女委婉而又哀怨的小曲：

吴山青，
越山青，
两岸青山相送迎。

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
妾泪盈，
罗带同心结未成。
江头潮已平。

随后，引起了一阵肉麻的调笑声。站在前面抚栏而立的举子头戴公子巾，身穿月白绸衫，上绣暗色团花，腰系细丝白带，双打蝴蝶扣儿，粉底乌靴。面容方正，两道秀眉下藏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年龄有二十来岁，他就是绍兴府山阴县举子陆游。站在他左边的举子，大高个，气宇轩昂，浓眉似剑，两眼目光逼人，头戴蓝色公子巾，身著蓝锦衫，上绣大团金花，胁下挟有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鞘，上镶宝珠，金什件，金吞口，杏黄灯笼穗，年约十八、九岁，姓高名子长，字大卿，乃是陆游的同乡。站在陆游右边的年轻人，头著绛帕头，身穿浅绿素袍，中等身材，两道平眉下闪着机警的双眼，两眉之间长颗红痣，年约二十一、二岁，姓张名绩，字季长，幼年好学，博识多闻，是蜀州江源举子。张绩右边是一位头戴青色幞头，身著青袍，腰系青丝带，面容稍显憔悴，两道燕尾眉，一双杏子眼，眼圈微有黑晕，乃吴郡人士，姓范名成大，字致能，年纪有十八、九岁。这几个人家居异地，怎么凑在一起了呢？原来他们进京赴试，住在同一旅店里，朝夕过往，相互切磋学问，虽说只有个把月的工夫，却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考试完毕，等待发榜，闲来无事，他们便结伴而行漫游西湖。

西湖南面一座独孔拱形长桥，远远望去，势如长虹，又加上它处于里西湖和外西湖的分水点，视野开阔，因而吸引了无数的游人。几位举子信步踏上桥面，凭栏纵目，心情好不舒畅。张绩

赞叹了一番后，突然想起一事，不免好奇地问道：“务观兄，此桥如此完整，为何却称作‘断桥’？”

陆游把一片枫叶扔到湖面，笑了笑，说道：

“据在下所知，这断桥本名为宝祐桥。自大唐开基之后始唤作‘断桥’，唐代诗人张祜不是有句‘断桥荒藓涩’的名诗吗？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至于为何唤作断桥，还一时说不清楚。”

沉默稍许，高子长一拍脑门说：“莫非是因为孤山的出路到这里被截断之故？”

陆游似有所悟地说：“嗯，说得有理。那么大卿弟可知那玲珑透剔的八棱保俶塔的名字是缘何而来？”

高子长不加思索地说：“这怎不知晓！愚弟虽说不才，却也曾听人说过，前朝有位寡嫂为保其小叔平安而归修建的。”

“不知有何见证？”陆游注视着他反问道。

“噢，不是有人写过一首诗吗？‘为何保叔不保夫，叔何亲密夫何疏。纵然洗尽三江水，难免人间一生污。’此诗显然是在讥讽寡嫂！不是证据又是什么？”

“吾弟差矣，有人是因‘俶’、‘叔’音近而附会出这么一首诗，后人不察，则以讹传讹，贤弟竟也信以为真了。”

“那……以贤兄之见，这‘保俶’二字因何而起呢？”高子长的脸有些涨红地问。

“这保俶塔，又名应天塔、宝石塔和宝所塔。从前听舅父讲，这塔是吴越大臣吴延爽为保其君钱弘俶奉表朝见我大宋平安归来所建，故名保俶塔。”

“那为何又唤作应天塔？”张续追问道。

“这也是吴越大臣想借此向我大宋天朝示意钱王弘俶能‘顺天应时’之意。至能兄以为如何？”

“嗯，讲得有理。不过，在下听说此塔建造之日，较钱弘俶朝见我朝之时尚要早些。据志书上说，当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封石甌山为寿星宝石山后，吴延爽便在山顶建塔，内藏东阳善导和尚的舍利子，因而初名为宝石塔和宝所塔。保俶塔和应天塔之名，当为钱弘俶朝见时所改。”

“至能兄说得更为贴切。”陆游道。

正在几位闲谈之际，从断桥下悠然飘过一只画舫，一位秀丽、妩媚的江南少女，正拨弄着丝弦，用那圆润的歌喉正为达官阔少们唱着柳三变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
江吴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
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
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
户盈罗绮，
競豪奢。
重湖叠嶂清嘉，
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

菱歌泛夜，
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
乘醉听箫鼓，
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
归去凤池夸。”

张缙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道：“柳耆卿这词写得如此动人，怪不得完颜亮这厮，一见‘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动了投鞭渡江的念头。”

陆游拾起一小块石头，投向湖面，“扑通！”一声，溅起一圈涟漪。他接着张缙的话反问道：

“季长兄，为此说来，这国破家亡的罪过要由柳耆卿所承担啦？”

“哈哈！务观兄可真会见缝插针，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

陆游也不再纠缠，若有所思地向远方眺望片刻，说道：

“季长兄，昔日东坡先生曾把西湖喻为西子，实在妙不可言，但说常了，也觉得乏味，今日我等也该换换说法了。依贤兄之见，西子湖还可喻作什么呢？”

众人都停步抚栏，放眼西湖，陷入沉思。张缙想了想，笑着说：

“依在下愚见，这西子湖嘛，倒象一座迷人的镜屏。”

因为他是川蜀人士，把“屏”字说成了“品”字。

范成大忍住笑，问道：“这是为何？请兄不妨略说一、二。”

张缙把手一挥，爽朗地说：“你们看，这西子湖的青山，重重叠叠，碧水，曲曲弯弯。山影入水，晃荡摇曳，岂不象百曲的镜屏？”

范成大点头赞许：“嗯，有理。”

陆游兴致颇浓地转身又问高子长：“大卿贤弟，你有何高见？”

高子长左手抚摸着绿鲈鱼皮剑鞘，不加思索地说道：“依弟之见，这西湖就是一个装满碧螺春酒的大玉缸！”

“怎见得？”张缙急切地问道。

“你看，枫叶片片泛红，就象喝醉了似的，山腰里的楼阁在枫叶的映衬下也熠熠发光，熊熊欲燃，这岂不是因为有一湖浓酒的缘故？”

范成大摇了摇头说：“依在下愚见，这西湖盛起于唐，至我朝成了驻蹕之地，上至帝王，下到商贾，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游赏宴饮，征歌逐舞，日耗万金，若把西湖喻作熔化黄金的釜锅，倒是十分妥切的。务观兄以为然否？”

陆游沉默稍许，点了点头说：

“这种比喻倒也新鲜，不过，依我看，这西子湖水倒象是我朝忠臣热血，中原黎民怀念圣朝的相思之泪。”

范成大拍手赞道：“妙！还是务观兄的见解独到，怎么想得出这么好的寓意！”

“至能兄过奖。”

张缙两手扶住范成大和陆游的肩头，左右回头向两人张望了一下说：

“依在下愚见，大家所说，各有所长，但论其新颖，应属至能兄。若论其寓意，当然非务观兄莫属。我看，此事何必多费心

思！天色不早，肚肠辘辘，咱们还是回城吧。要不然，先找个地方填填肚子。”

“对，民以食为天。”高子长附声道。

于是，他们四人沿着白堤的石径，向湖岸饭馆的方向走去。途中，经过一片黄绿相间的竹林。这里的竹类品种相当繁多，一簇簇，拥挤着，互不干扰，竞相生长。你看那硕长、秀美的毛竹；那矮小、干细，且有黑色斑痕的斑竹；那个头粗胖，腆个鼓肚的罗汉竹；那身材高大，枝蔓如孔雀开屏一般的风尾竹……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称的竹子，随风轻摆，摇曳多姿，这真是“风翻绿竹竹翻风”，使得四个白面书生交口赞叹，流连不已。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喂饱肚子要紧”，几个人才挪动了脚步，向前走去。

此刻到了正午，沿湖的一些酒肆饭馆也正是繁忙热闹之际。只听见店堂里不时传来客官的喧嚷声、堂倌的吆喝声、酒桌上的划拳行令声，还有那从店门里飘散出来的煎鱼爆肉的气味，新出笼的包子的热气，伴随着一阵阵酒香，扑进了四位饥肠辘辘者的鼻孔。他们多想找一个肃静的饭馆，坐下来饱餐一顿。可是，接连找了几家酒肆饭馆，虽有羊头元鱼、红熬鸽子、清撵鹿肉、蹄脍、糟鸭、白蟹、炙鹅等独特风味的名菜和各种应时菜肴，但不是人多嘈杂，就是座位不雅，再不就是不对口味，只好朝城里方向走去。

当他们快走到昭庆寺时，忽听一阵马蹄“哒哒”之声，见行人纷纷躲闪。没有来得及躲闪的，则被撞倒在路旁，发出一声声哀叫和惊呼。高子长忙不迭拉住他们，闪到一边。陆游抬头一看。原来是四个纨绔子弟各骑一匹骏马，烟尘滚滚，飞奔而去，他不由吐了口吐沫，愤然道：